

我跟你说明啊，元丰三年的黄州，春寒料峭，那苏轼刚经历了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到黄州，心情可想而知多么郁闷。

这么个大才子，遇到人生的大挫折，俸禄微薄，生计维艰。好在他天性旷达，生活再困顿，自己总能找些乐子。尤其是他有一张“馋嘴”，平常变着法子搞点吃的，也能驱散几缕愁云，算是人间慰藉啊！

这日午后，雨势稍歇，苏东坡腹中馋虫欲动，琢磨着这春雨之后，江里的鱼该很好吃了吧？他唤上朋友马梦得，拄着竹杖，踏着泥泞，去江边碰碰运气。岸边泊着几艘渔船。渔夫收网，网中空空。

东坡问：老人家，今日可有鲜鱼？
渔夫摇头：先生莫提！这春汛来得怪，水冷鱼稀，撒了几网，连片鱼鳞都没见着！

东坡心中怅然。想象中的清蒸江鱼、鲜鱼脍，化作泡影。回来路上，他抬头四顾，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江岸杂树，几株高大挺拔的棕榈树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浓密的棕叶在风中婆娑作响，在叶柄交错的茎端，垂挂着几串奇特的物事——黄澄澄的，一簇一簇的，形状竟有些像肥鱼！
定睛再细看，没错！那浓绿棕叶的怀抱里，分明包裹着几枚纺锤形的黄苞，饱满，圆润，尾端微尖，可不正是一尾尾栖在枝叶

间的黄鱼吗？
这可奇了！水里无鱼，树上倒有了鱼。

他问马梦得。马梦得也称奇：怪哉怪哉！先生，这莫非是鱼上树了？闻所未闻啊！

二人顾不上泥泞，走到树下，踮起脚尖，小心翼翼

树上的鱼

周华诚

翼地折下一枚黄苞。那苞入手沉甸，外裹数层厚实而带有纤维感的苞衣。外观如笋，亦如鱼。剥开坚韧的苞衣，里面竟不是果肉，而是挤挤挨挨、密密麻麻、嫩黄娇小的颗粒，如同无数细小的“鱼子”簇拥在一起。

东坡惊讶不已，拈起几粒嫩籽放入口中轻嚼。初时一股强烈的苦涩味直冲舌根，但旋即，一丝微妙的、难以言喻的草木气息在口中弥漫开来，似乎又带着某种回甘的意思。

此时，恰有村夫路过，道，此物乡下人唤它“棕苞”或“棕鱼”，正是棕榈树初春抽出的嫩花。可取其嫩心食用，乃是一味难得的山野时蔬。

东坡不由得抚掌大笑：妙哉！妙哉！此鱼非彼鱼，而更胜一筹！

村夫道，只是，吃它须得趁时，若老了几日，那便苦了，不堪食用。

东坡喜滋滋的，方才郁闷顿时一扫而空。他欣喜地折了几枚饱满的棕

鱼，小心捧在手里，如同得了稀世珍宝。

走，回去！今日我俩便尝尝这树上鱼的滋味。

“赠君木鱼三百尾，中有鹅黄子鱼子。”这天稍晚，尝过了棕鱼滋味的苏东坡，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诗。他在这首诗的题记里说：“棕笋，状如鱼，剖之得鱼子，味如苦笋而加甘芳。蜀人以饕餮，僧其贵之，而南方不知也。笋生肤囊中，盖花之方孕者。正二月间，可剥取，过此，苦涩不可食矣。取之无害于木，而宜于饮食，法当蒸熟，所施略与笋同，蜜煮酢浸，可致千里外。今以餽殊长老。”

自己吃了，觉得好，写诗记录，再馈赠给好朋友——赠君木鱼三百尾！
乐于分享，这是一名优秀吃货的自我修养。

棕苞可以吃吗？我以前在乡下生活的时候，还真的没见人吃过。可能人们认为棕苞有毒，不敢吃它。看苏东坡写得这么津津有味，说明问题不大，能吃。就是好不好吃的问题——四川人用蜂蜜与之一起煮，那应该挺好吃。如果放在麻辣火锅里涮了吃，那味道更不坏。

陆游也在一首诗《冬夜与溇庵主说川食戏作》中，对棕苞这种独特的食材赞叹不已：“龙鹤作羹香出釜，木鱼淪菹子盈腹。”可见，鲜嫩的棕苞真的可以食用，而且还算是一种美味。

云南腾冲人，对棕苞还是很有感情的，据说炒棕苞是腾冲有名的招牌菜，无论逢年过节，还是大酒小宴，桌上总少不了一盘炒棕苞。

我颇有几位搞农业科研的朋友，下次，我把棕鱼这个课题交给他们，搞搞品

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洒进教室，我应邀给某校C班学生讲课。

孩子们手捧笔记本，排着整齐的队伍安静地走进录播教室。他们的脚步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校长和老师们善意的提醒还在我耳边回荡：“这些孩子反应可能有些迟缓……”但我分明看见，阳光落在他们肩头时，每个人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

“这节课我要教大家一个诀窍，”我故弄玄虚地说，“我的几个学生靠它在中考中实现了逆袭。”话音未落，我看见最后一排那个一直低着头

的男生突然抬起脸，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。其他孩子也纷纷点头，笑容在他们脸上绽放，像春风拂过原野时次第开放的花朵。
我们一起读《像水一样流淌》，陈忠实高考落榜后在父亲“像水一样流淌”的鼓励下走出阴霾，历任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、图书馆馆长，写出史诗般巨著《白鹿原》。陈忠实的故事在教室里流淌。我注意到靠窗的女生悄悄抹了下眼角，她的笔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。这让我想起办公室窗台上那盆朱顶红（应了“注定红”的好口彩，才果断下单的）——三个月前它还像个裹着红纸的土球，被同事戏称为“最失败的年货”。可就上周，它突然抽出一茎嫩绿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节生长，今早竟绽放出两朵饱满的红花，在晨光中轻轻摇曳。

种改良，说不定能开发出一种优秀的新鲜食材——就像玉米，以前的玉米品种单一，现在的玉米品种何其多也。我就吃过两种奇特的玉米，一种是水果玉米，摘了直接可以生吃，浆水饱满，甜滋滋的，好吃。另一种是炒菜用的玉米，整个玉米棒子只有指头大小，炒一盘菜，要用掉多少玉米棒子。

我跟你说明啊，等到棕鱼新品种搞好了，也用不着苏东坡蜜渍醋浸那么麻烦，生吃也好，涮火锅也好，应该都不会太差。最

四明邨忆怀

郭树清

住在四明邨，厨卫合用，但邻里关系融洽。有几次，我因白天上班不在家，遇上刮风下雨，邻居会帮忙把晒在露台上的衣服收好。夏夜，大家乘凉聊天，这就是人世间的烟火气，也是“弄堂生活”的写照。

四明邨不仅仅是一个地址和住所，也是我转业后奋斗的起点，更是我人生中一段永远无法替代的经历和记忆。



重要的是，应该让棕鱼的生长期延长。让它一直保持嫩生生的，千万不要太快在枝头老去。

这早春的草木之鲜，宜将春天无限拉长。如水流逝的春光，便在这树梢之上停顿。你看那树上，有鱼几尾、几十尾，树下则有一两个馋嘴食客。

美味既成，或可名之：东坡鱼。

特色，整体布局既保留了中式居住的亲密感，又融入了西方联排住宅格局。著名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曾在此居住。

特色，整体布局既保留了中式居住的亲密感，又融入了西方联排住宅格局。著名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曾在此居住。

特色，整体布局既保留了中式居住的亲密感，又融入了西方联排住宅格局。著名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曾在此居住。

拔节会有时

陈 美

“请写写你们自己的‘拔节’故事。”我在教室里慢慢走动。他们或托腮凝思，或奋笔疾书。俯身时，我看见一个小小个男生的作文本上写着参军

的梦想，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的古诗词被他写得力透纸背。而当写到体格瘦弱、眼睛近视时，字迹突然变得凌乱，像被暴雨打落的树叶。但在段落末尾，他又工整地抄下“会挽雕弓如满月”，笔尖在纸上留下深深的凹痕。讨论环节，一个扎马尾的女生站起来讲述她的舞蹈梦。她说第一次站在舞台上时，觉得整个剧场的光都聚在自己身上。后来因伤病不得不放弃，但她发现写作同样能让自己“起舞”。她的声音开始有些发抖，说到最后却越来越响亮，像极了那株朱顶红——最初只是怯生生地探出嫩芽，转眼间就蹿得老高。

下课铃响起时，还有几个孩子举着手想发言。我看见校长在教室后排微微颌首，目光扫过每个学生时，像是在看一株正在拔节的幼苗。这让我想起杜老师说的那两盆朱顶红，当她被阳台上的那抹红惊艳时，她送妹妹的那株早早被扔进了垃圾桶。愿意等待的人，终会等



到花开的那一刻。

我想起了昨天在自己班上的试卷讲评课。我表扬W同学的巨大进步——三个月前，他还是那个上课睡觉画画，考试开天窗的叛逆男孩；近日，变成了每天亲自把作业交到老师手里以讨一块“今天你最赞”的巧克力的“吃货”；昨天，竟然成了二模考一跃到124分的胜利王子，这一路蹒跚而来，书写了“拔节会有时”的传奇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对自己124分的成绩竟丝毫没有沾沾自喜，他说，应该可以更好一些。好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
就像那株朱顶红，在所有人都以为它不会开花时，突然绽放出惊艳的花朵。更奇妙的是，当第一茬花将谢

未谢之际，新的花茎又悄然萌发。六个月来，究竟是怎样的阳光、怎样的温度、怎样的空气，才唤醒那沉睡的种子，而又是何等的爱心、耐心才催生“拔节会有时”的信心。

研讨结束时，暮色已经漫走进廊。经过教室，我看见几个C班的孩子还在埋头写作业。我想起陈忠实笔下那些像水一样流淌的岁月，想起孩子们作文里写的梦想与挫折。教育不正是这样吗？给每颗种子同样的阳光雨露，然后静待它们以自己的节奏生长、拔节、开花。有的早一些，有的晚一些，但只要耐心守候，终会听见生命拔节的声音。

家乡人习惯将竹园中最高的一根竹子叫作望园竹。当年的乡村，平畴加平房，没高峻的建筑，矗立屋宇之上的望园竹特别惹眼，三五里地便能见着。漂泊的游子，想到家园的望园竹，归思难收；在外受了委屈的少年，望见高高的望园竹，庇佑的安全感顿生。

那时，寻常人家多竹园。人们喜欢门前种桃树，屋后栽竹。桃树，不一定每家门前都有；而竹子，屋后几乎遍植。

燕笋竹、野鸡竹、黄锦竹、篾竹……我家乡柘林一带，多的是这类竹子。这些竹子，除了清明后长出竹笋供食用，用场可多着呢！篾竹可劈篾，编篮子、席子；黄锦竹细如皮厚，做帘子搭菜棚最佳；而野鸡竹、燕笋竹用途更广，可作锄头、田刀柄，若搭建猪舍、棚屋，可当椽子用。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，这当然是文人雅士的情趣。农民种竹，取的就是实用。每年入秋，当年的笋已老熟成竹，竹鞭在地下蔓延。考究的人家会在竹院内浇一层河泥，或铺一层从茅草屋上褪下来的茅草，以疏松软土质，肥沃土壤。来年，新笋破土，茂密出一片葱郁的竹林。

每年竹笋成竹后，农民会砍伐一批陈年老竹作他用，但绝不会砍望园竹。望园竹是一个竹园的酋长，你如果砍了它，随后整个竹园的竹子就开花。竹子一开花，预示这个竹园要衰败了，这对那家族是极不吉利的。望园竹一般都长在竹园的中央，由其他竹子簇拥着，比一般的竹子粗壮，俨然王者，寿命有一个甲子，甚至更长，这要看品种。但一般的竹子只有三五年，多则七八年就砍掉了。

竹园是鸟雀的乐园，特别是在傍晚，各种鸟雀投宿其间，白头翁、黄脰鸟、鹁鸪、鹌哥、斑鸠、伯劳……麻雀最多。望园竹顶端，永远是伯劳的宝座。伯劳一袭黄色羽毛，间以黑色勾勒出它炯炯的眼线。它是凶悍的鸟，喙特别尖利，叫声也异常响亮。它在最高端刮喇几声，竹园顿时安静下来。它于是跟北边叶家竹园的伯劳对歌，直至声嘶力竭。然后它下到那个窠内，替换正孵蛋的妻子。这时，竹园内其他鸟儿又闹嚷起来。那是在春夏间，出于好奇，想上去瞧瞧。我胆小，就叫小毛套上脚蹼绳尺蠖般往上爬。蛋有四五枚，像雨花石，小毛掏出来给我们看。伯劳见了，就轮番攻击，用翅膀拍打，用喙啄头，下粪弹砸。小毛下地说，竹丛里有许多鸟窝，有的蛋还是绿色的。问爷爷，他说小的是黄脰鸟，大的是鹁鸪。

我说，爷爷，把那望园竹砍下来做渔叉柄吧！爷爷说，那是望园竹，砍不得。没几年，它边上又长出一杆粗壮的竹子，新竹可劲地往上蹿。那笋箨很大，一片就能做一个鞋垫。拾起笋箨，爷爷说，它会成为新的望园竹。那新竹还未褪尽笋箨，由那老竹为它遮蔽风雨，不让笋尖受挫。果真，不知那新竹更高了，还是那老竹萎缩了，高矮越来越明显。那杆新竹真成了望园竹。第二年，那杆新望园竹的竹叶茂密而青嫩，伯劳们就坐在上面对歌、做窠了。那棵老望园竹，就砍下来做了渔叉。看着爷爷装渔叉柄，我问他：那望园竹该多大年龄呢？爷爷说不知道，他小时候就有了。那年，我读书了。每逢被老师关学堂或野得忘了收棚时，只要看到望园竹在炊烟里摇曳，听到伯劳的对歌，温暖感顿生，就松松爽爽朝家的方向飞奔。

如今，许多农家又种上了竹子，给乡村增添了烟火气。然而，高楼大厦林立，树木远比当年多，再也不能远远望见那些望园竹了。不过，只要一听到伯劳嘹唳焦躁的叫声，就会油然想起那故乡的望园竹。想着傍晚的鸟雀，飞入它的属望。

故乡的望园竹

汤朔梅



纪念（钢笔淡彩）

王世安

我难以想象，汽车发明前，男性是如何度过他们的童年的。家中的男孩不到两岁，几乎以玩具车为生命。他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来自他的父亲。出生的第七天，他的父亲兴冲冲地取回一个快递，拆开小盒，是几辆塑料惯性车，大半个手掌大小，色彩饱和度极高。我嗤笑，并质疑材质安全。现实是，男孩丝毫不搭理我手中的黑白卡片，却紧紧盯住其貌不扬的橘色小车，片刻不离。他的父亲朝我挤眉弄眼，炫耀着父子默契的胜利。

家中的北面邻近高速，车流常年不息。能坐之后，男孩最爱的是坐在高高的餐椅上看车。车辆越庞大，他越兴奋，比如，见到卡车的欢喜程度胜于货车，货车胜于公交车，公交车胜于小汽车。若是能发出声光，比如看见警车、救护车与消防车，那更是手舞足蹈，无法自已。有一段时间，男孩突然不爱吃饭。

但只要把小勺朝阳台虚空一指，做出极其夸张的表情，说一句“大卡车吃一口，宝宝也吃一口”，他便应一声，乖乖张嘴。当我把盛满食物的硅胶小勺放进那张樱桃小嘴里，不免感叹汽车对于男性的魔力。

后来，男孩学会了独立行走，他爱上了垃圾车。每天早上七点半，垃圾车准时出现在小区后门。只要高喊一声“垃圾车来了”，男孩就会摇摆晃晃，迅速跑到阳台，趴在木质矮柜上。他目不转睛，偶尔抬手，短粗的手指指向垃圾车，发出不明内容的婴语。此时，我不需要任何互动、讲解以及看护，这是每个清晨最放松的时刻。可惜，轻松一刻总是短暂的。短短五分钟，垃圾车收完垃圾，打道回府，“婴语”的语调急转向上。他正在转头，朝我看来。我眼疾手快，迅速抱他站上矮柜，目送垃圾车缓缓驶离。我的内心闪现一个疯狂

的念头：也许住在垃圾站附近，也不失为一个人生选项。

对真实的车辆，男孩终归只是远观。这一切，因一辆挖掘机而改变。那天，我带他去隔壁小区活动。小区内正在维修，路边停了一辆橘色挖掘机，和他的第一辆玩具车同样颜色。路过之时，他在推车

内撒泼打滚。他回头，指着我，又指向挖掘机，唧唧呀呀。我推他靠近，他稍安静，又开始挣扎。当我把他抱下推车，脚一沾地，他摇摇晃晃奔向挖掘机。距离挖掘机一米处，他停下，望向我，又开始唧唧呀呀。在那个傍晚金色的夕阳下，有一个年轻女子护送一个男孩在抚摸挖掘机。他们从车头摸到车尾，又从车尾摸到车头，手里满是污泥。

回家后，我立即下单一套工程车和配套绘本。一连一周，男孩都在玩挖掘机、翻斗车、推土机，起重

男孩和他的车

陈 思

七夕会

机与搅拌机。他最爱的仍是挖掘机。他迷恋于挖积木的游戏。用挖掘机的挖头将积木放到推土机上，再转移到卸货车的翻斗中，最后放进沙滩桶。他常常打开工程车的书籍。也因此，我认识了履带式与轮式挖掘机，正铲、反铲与抓铲挖掘机等不同种类。独自一人时，男孩拿着挖掘机在空气中比来比去，叫着“挖挖挖”。推他出门，看到马路上飞驰而过的搅拌机，他喊着“拌拌拌”。兴趣真是最好的老师。

当“我是挖掘机”的歌在家中不断循环时，我发现，他的父亲把微信头像换成了挖掘机。就是那辆停在小区路边的橘色挖掘机。在翻烂的工程车绘本上，我又看见了一辆手绘挖掘机。一幅草图，寥寥几笔，那是挖掘机。我捧着绘本看向这对父子。工程车一字摆开，他们正在玩挖积木的游戏，父慈子孝，默契无间。我仍不理解这份热爱，但我已被这份热爱包围。